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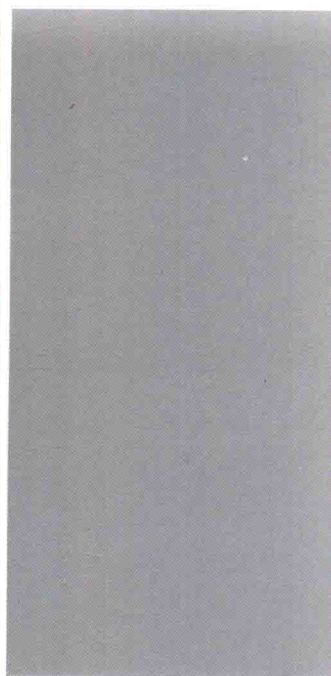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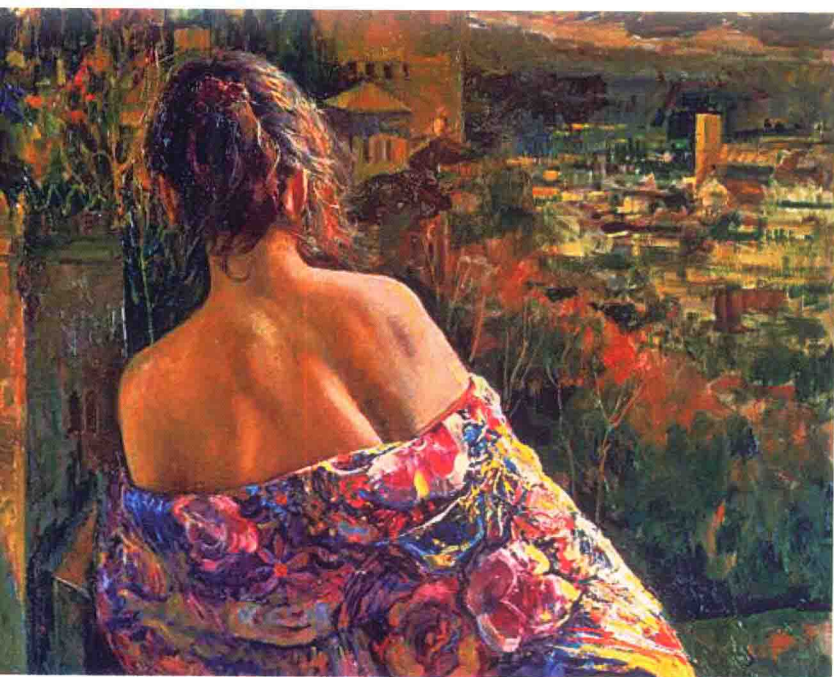


劳伦斯短篇小说选集

骑马出走的女人

[英] D.H.劳伦斯 著

曾 攀 苏宇冯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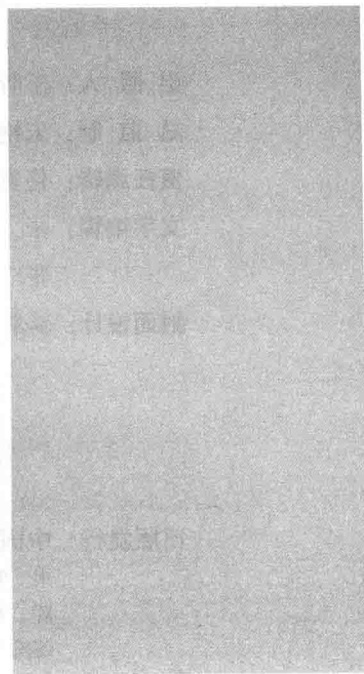
全
民
精
品
文
庫

劳伦斯短篇小说选集

骑马出走的女人

[英] D.H.劳伦斯 著

曾 攀 苏宇冯 译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骑马出走的女人:劳伦斯短篇小说选集/(英)
D.H. 劳伦斯著;曾攀译. —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7.4

ISBN 978-7-5171-2244-9

I. ①骑… II. ①D… ②曾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1420 号

出 版 人:王昕朋

总 监 制:朱艳华

责任编辑:佟贵兆

文字编辑:张 强

张 朕

封面设计:水岸风创意文化 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100101

编辑部: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100088

电 话:64924853(总编室) 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www.zgyschs.cn

E-mail: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2 印张

字 数 138 千字

定 价 3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244-9

目录
contents

菊花的香味 /001

太阳 /024

马商的女儿 /052

美妇人 /072

你触摸了我 /096

普鲁士军官 /119

骑马出走的女人 /145



菊花的香味



一

从萨尔斯顿那个方向，一辆小型的四号蒸汽火车，满载着七节货物，缓缓地开过来，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。在全速开过一个拐角处时，它的汽笛一响，惊动正在菜豆地里的小马驹，一路小跑便把火车远远地甩在后头。菜豆在阴冷的午后随风晃动着。在往昂德伍德方向去的轨道边，一个女人挽着篮子，沿着矮树篱笆边走着，边看着这列火车缓缓地开过去。她呆呆地站在连成一线的黑色火车和沿线矮树篱笆之间，看上去那么渺小、孤立。这些敞篷的火车，一节连着一节，弯弯曲曲地向灌木丛边开过去。在远处，那些栎树落叶铺满一地；路边的小鸟正拖着红尾巴飞进黄昏的树丛。火车冒出的灰烟粘在铁轨边的杂草上。阴郁的田野，仿佛遭人遗弃。这是一片令人不安的沼泽，泥塘里长满了芦苇，家禽早已不在树间觅食，回到涂满柏油的窝棚。在天色逐渐暗淡的傍晚，太阳像红疮吞噬着泥塘的远处那些赫然矗立的矿井。那里就是布林利煤矿的烟囱和黑乎乎的笨重的机车。机车的飞轮正在飞速运动，高高立在空中的卷扬机也在吱咯吱咯地转动着。不一会儿，矿工们便给卷出来了。

火车呼啸地开进了煤矿附近的火车站，那里候着成排的货车。

一群群矿工们正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如影子一样往各自的小家走着。

铁轨像一根根肋骨，旁边堆着一些煤渣，往煤渣边走三个台阶，就是一幢低矮的小屋。小屋上紧紧地贴着一根已然光秃的葡萄藤，窜到屋顶上，仿佛要揭开这屋顶。砖砌的院子种着一圈报春花。远处，长长的花园沿着斜坡，可以一直通到长满灌木丛的小河道。小河道边长着一些枝繁叶茂的苹果树，还有一些乱蓬蓬的卷心菜。小路边零星地开着一些粉色的菊花，像一件粉色的衣裳掉在灌木丛上。通往花园的半路上，有一个用油毛毡盖着的鸡窝，一个女人正猫着腰，关门上锁，然后站直身，拍着白围裙上的脏东西。

她是一个高个子，眉毛乌黑，光滑的头发整齐中分的女人，端庄温和中透着高傲。她直直地站了一会儿，看着走过铁路的矿工，然后转身往小河道走。她的嘴因失望而紧闭着，脸色却平静而果断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喊着：“约翰！”没有人回答。她等了一会，接着喊道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在这里！”一个小男孩气呼呼的声音从灌木丛间传出来。

“在河边吗？”她生气地问道。

一个小男孩从鞭子一样的树枝前钻出来。他看上去有五岁了，静静地站着，脸上带着挑衅的神情。

“哦！”母亲柔和地说，“我以为你在下面那条湿湿的小河边……你还记得我和你说的……”

男孩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走，我们回家，”她更温和地说，“天快黑了，你外公的火车就来了！”

小家伙慢慢地跟着走，显然不高兴，还是一声不吭。他穿着宽大的裤子和马甲，看上去很重，显然，这些衣服是用成年男人的衣服改

成的。

在走向小屋的路边，小家伙随手扯下一把菊花，把花瓣一片片地沿路扔着。

“别扯菊花了，那样不好！”母亲说着。他也停住了。可是，她自己却忽然爱怜地折下一枝菊花，上面有三四朵花惨淡地开着。她把菊花紧紧贴在脸上。母子俩走到了院子，她的手动了一下，却没有扔掉花，反而把花插到围裙上。两个人站在院子上的三级台阶，看着穿过铁轨的矿工们。突然，火车从远处开过来了，快到这小屋时，车头就停了下来，停在这小屋的院门对面。

车头的驾驶室里探出来一个长着灰白络腮胡的小个子男人，俯视着这个女人和孩子。

“有茶吗？”他欢快地问。

这是她的父亲。她回答说有，就走开了，不一会儿又折回来。

“我礼拜天没来看你。”她的父亲说着。

“我没想着你来。”女儿回答着。

火车司机有些惊讶，但马上就又恢复了高兴的神情说：“哦，那你听说了吗？你是怎么想的……”

“我觉得太快了。”她回答。

听出她简短的指责，小老头做了不耐烦的手势，冷冷地说：

“唉，一个男人还需要什么呢？像我这个年纪的人，坐在自己的家里冷清清的，这是什么日子呢？要是我打算再婚，年纪又太大了，可是这关别人什么事呢？”

女儿没有说话，转身回到小屋。父亲仍然是一副得意的神情，直到她走出来，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，另一只手里托着盘子，里面放了

一片涂黄油的面包。她走上台阶，靠近嘶嘶作响的机车轮子。

“你真的不用给我拿黄油面包，”她父亲说，“我只要一杯茶……这茶不错。”他喝了一口，接着说：“听说瓦尔特又发酒疯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女人痛苦地问道。

“听人说，他在尼尔森贵族酒馆吹牛，说自己花了半个金币消遣了一晚。”

“到底是哪一天？”女人继续问。

“礼拜六晚上——我知道这是真的。”

“很可能，”她脸上露出一丝苦笑，“那天他只给了我二十三先令。”

“唉，男人花钱干不动别的，只能糟蹋自己，倒也不坏！”父亲自嘲地说。女人别过头去。父亲喝掉剩下的茶，把杯子还给她，擦擦嘴巴，叹口气说：“这也是没办法，真是……”

他握着控制杆，发动了火车，汽笛重新吼叫，开向远处的交叉口。女人望着远处的铁轨，夜色已经笼罩着火车站，灰暗中一群矿工仍在往家走。远处的卷扬机还在飞速地转动，偶尔停顿一下。伊丽莎白·贝茨看着这群疲惫的人，不一会儿，她走回了自己的小屋。她的丈夫还没有回家。

小屋里的厨房狭小，炉火的亮光照着这里；灶口的煤烧得通红。这房间所有的生气仿佛都从洁白温暖的炉边散发，看，钢制的围炉栏杆映着炉火的通红。餐桌上已经铺好了桌布，准备喝晚茶的杯子在黑暗中微微发光。小男孩坐在屋子里最低的那级台阶上，正在使劲刻一块白木，他差不多被黑暗吞没，看不清楚。已经四点半了，可是他们得等着一家的男主人回来才能喝茶。母亲看着那绷着脸，正在刻木头的儿子，仿佛在儿子的沉默和执拗中看见了自己，也看到了那自私

的不顾孩子的父亲。现在，她的心只想着丈夫，可能他已经经过家门，又去附近的酒馆买醉，很晚才会回来。他不在乎家里的晚餐，也不在乎让他们等着。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然后把土豆拿到院子里滤干水。花园和小河早就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中，她端着锅站起来，把仍是热气腾腾的刷锅水倒进河道里，让它们流进黑暗中。铁路和田野的那边，绕着山盘旋的公路两边也亮起了昏黄的灯光。

她看着那群结伴回家的男人，现在越来越少了。

炉中的火眼看就要灭了，屋子里越发昏暗。女人把锅放到炉边的铁架上，顺便把糊状的布丁也放在炉口热着。她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屋外响起轻快的脚步声，有人在门口停下。接着走进来一个小女孩，顺手脱下大衣和帽子，用帽子拨开遮住眼睛的一缕卷发。

母亲有点责怪她放学后回家太晚，担心在这样阴冷的冬天她不安全，应该早点回家。

“哎呀，妈妈，天色不算太暗，灯都没点上，爸爸也还没回来。”小女孩说着。

“对，他是还没有回来。可是已经五点差一刻了！你看见你爸爸了吗？”

女孩变得严肃起来，她睁着大而蓝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母亲。

“没有，妈妈，我没有看见爸爸。哎呀，他不会是从矿井上来后，去老布林利思酒馆了吧？他不会这样吧，妈妈。我真的没有看见他。”

“我就知道他会这样，”母亲伤心地说，“他会很小心不让你看见的。没错，他一定是坐在威尔士王子酒馆，否则他不会这么晚还不回家。”

女孩怜悯地看着母亲。

“我们开始喝茶吧，妈妈，好吗？”她说。

母亲叫约翰也上桌喝茶，她又一次打开门，望着远方罩在黑暗中的铁路线。已经没有人影了，卷扬机¹也不再作响。

“可能是被矿上的活缠住了吧。”她自言自语地安慰自己。

他们坐下来围着餐桌喝茶。约翰坐在靠着门的位置，几乎隐没在黑暗中。女孩弯下腰靠在火炉的围栏上，慢慢地翻动着一片厚厚的面包。

小家伙在黑暗中，看着姐姐的脸，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特别美丽。

“我觉得火光特别漂亮。”小女孩说。

“是吗？”母亲无心地答着。

“红的真美，你甚至可以闻到它。”

一阵无声后，小男孩有点抱怨说：“快点，珍妮。”

“怎么，我在烤啊！我不能让火烤快点，是不是？”

“她一直在胡说，这样就有理由烤得慢点。”男孩嘴里咕哝地说。

“你别那么想，孩子。”母亲劝着。

不一会儿，屋子里就响起了松脆地咬面包声。母亲没有胃口，吃了一点。她很快喝完茶，便坐着发呆了。看着她僵硬挺直的头，显然她的怒火在上升。她看着放在火炉围栏上的布丁，高声地骂起来：

“太可耻了！一个男人连回家吃饭都不能！再这么下去，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理由继续在乎这个家。经过家门都不回来，却去酒馆。而我呢，在这儿做好饭等他……”

说完，她又出去看了一会儿，仍然是毫无踪影。她回到屋里，开

1 一种挖煤时候用的切割机器。

始给炉子加煤。她的影子映在墙上，她把煤块加得太多，屋子都要被熏黑了。

“我看不见了。”约翰的声音从黑暗中冒出来。母亲也忍不住笑了。

“你倒没忘记嘴巴在哪里。”她说道，把簸箕放到门边，走回站在炉边，朦胧中像个影子。小家伙又咕哝着，生气地抱怨道：

“我还是看不见！”

“天哪！”母亲也生气了，“只要黑一点，你就和你爸爸一样唠叨个不停！”

但她还是从壁炉上扯出一根灯芯，准备去点灯。灯挂在屋子中间，灯绳从屋顶垂下来，她踮着脚终于把灯点亮，露出因怀孕而臃肿的身影。

“噢！妈妈……”女孩惊叫。

“什么？”女人停了下来，垂着手臂回头对着女儿。在灯光的映照下，铜镜中显得她特别漂亮。

“你围裙上有朵花！”女孩大声地说。对于这些不寻常的事，她总是很敏感。

“老天！”女人松了一口气，“人家会以为房子着火了！”她把玻璃灯罩放好，过了一会儿，拨好了灯芯。现在，可以看到地板上有个模糊的影子了。

“让我闻闻！”女孩子高兴地走近妈妈，把脸埋在妈妈的腰间。

“快走开，傻瓜！”母亲爱怜地说，把灯捻亮。灯光下，一家人的不安更明显，这让女人更难受。珍妮仍弯在母亲的腰间。母亲有些生气，把花丛围裙里抽出来。

“哦，妈妈，别把花拿出来！”珍妮叫道，抓住妈妈的手，想把

花放回围裙。

“傻瓜！”母亲转过身躯。孩子拿过这支菊花，贴在唇边，低声地说：

“是不是很香？”

母亲无奈地笑了笑。

“不香，”她说，“对我来说。我嫁给他时，有菊花；生下你们的时候，也有菊花。他第一次喝醉酒被抬回家，衣服上也沾着一支枯萎的菊花。”

她看着两个孩子。他们正睁着大眼睛，张着嘴，惊讶不已。母亲只好呆呆地坐了一会儿，屋子里一片安静。她看了看钟，痛苦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六点差二十分！现在，他不会回来了。即使回来也是被人抬回来，要不他就躺在地上！他别想睡到床上，就让一身脏煤灰的他躺这里！我不会给他洗澡，让他睡这儿——我真是傻瓜，真是傻瓜！我到这里竟然是为了这个肮脏的家，一群老鼠，还有这一切，而他却偷偷溜去喝酒。上个礼拜，已经去了两次——现在又去了——”

她终于安静下来，站起来收拾桌子。

两个孩子又玩了一个多小时，心里暗暗害怕母亲再生气，也担心父亲这么晚还不回家。贝茨太太正坐在摇椅里，改一件米色的法兰绒衣服，给约翰穿的背心。屋子里，发出沉闷的衣服被撕裂的声音。她一边认真地干着针线活，一边还得看着孩子们玩耍。火气终于没了，她躺下去休息了一会儿，不时睁开眼睛望着，她的耳朵始终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有时候，外面有脚步声，她又坐起来，停下手中的活计，叫孩子们别发出声音。每次，脚步声过了门口，她又失望地恢复原状，孩子们也继续玩着。

终于，珍妮厌倦了和弟弟的游戏，她看了一眼自己的拖车，叹了口气表示认输。她抱怨地向妈妈喊：

“妈妈！”可是，她又不知道要说什么。

约翰也从沙发底下爬出来，像只小青蛙。母亲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看看你的袖子！”

小家伙举着手，看看，也没说什么。外面，铁轨上远远地传来人沙哑的叫声，三个人都立着耳朵听，渐渐地，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走近了他们的家门。

“你们该睡觉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爸爸还没回家。”珍妮有点啜泣。但母亲似乎很勇敢。

“没关系。他们会送他回来，要是他真的醉成一块木头不能动的话。”她想，应该还不会到这种地步。“他睡在地上，直到醒来。这样的话，他明天就会累得不能上班！”

孩子们用法兰绒布洗了手和脸后，安静地穿上睡衣，做完祈祷。孩子们把脸埋在她的裙子里，想得到一些安慰。母亲低头看着他们，男孩子轻轻地咕哝着，女孩子后颈上缠着褐色蓬松的短发，她心中陡然升起了怒气，都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，才让他们如此不安。

贝茨太太等孩子们都上床入睡了，她走下楼，屋子里更加空荡荡。她心里有一种期待，也夹杂着紧张。她拿着活计，继续低头缝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内心的怒火又上来了，而且还夹杂着一丝恐惧。

二

墙上的钟敲了八下。她突然扔掉针线活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侧耳听着。她走出去，随手又将门锁上。

走过院子时，她听到有东西在跑动，一定是老鼠在深夜到处乱窜。深夜黑暗无边。火车站的停车场上没有一点灯光，仍然停着大批的货车，只有远处矿井的顶部有几点昏黄的灯光。

她匆匆地沿着铁轨走着，穿过十字路口后，到了一堵白墙，上了阶梯，到了马路上。这时，她的内心更加不安，不祥的预感揪紧她的内心。前面有人正朝着新布林斯利酒馆走去。二十码远的地方就是威尔士王子酒馆，大窗户透出温暖而明亮的灯光，可以听见男人们大声的吵闹，一切都是那么欢乐！而她却在担心，他出了什么意外，这多么傻啊！他应该就在威尔士王子酒馆里，就在那里欢乐着！她想进去叫他，可是却又犹豫了，因为她从来没有去酒馆找过他，也从来没想到这么做。这样想着，不知不觉中已经沿着那一长排的房子走了很远，她茫然地站在公路上，走进了房子之间的一条小路。

“找格莱利先生？——哦，他不在家。”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从黑黑的洗碗池边探出身来，盯着她，昏暗的厨房窗户上透出光照在她身上。

“是贝茨太太吗？”这个女人用尊敬的口吻问着。

“是啊。我想知道你先生在家吗？我先生还没回来。”

“是吗？啊，杰克已经回家，吃了饭，可是又出去了。他刚好在睡觉点的半小时前出去。你到‘威尔士王子’去找了吗？”

“没……”

“是的，你不喜欢……真的不好。”屋里的这个女人显得很理解。一阵尴尬的沉默后，她接着说：“杰克从来没说……提到你家先生怎么样。”

“不，……我倒是希望他在那里！”

伊丽莎白·贝茨痛苦地却又满不在乎地说着。她知道这个女人正站在院子门口听着，但她也管不了这些，正转身准备走。

“等一下。我去找一下杰克，问问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。”格莱利太太说。

“噢，不，我不想让你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我愿意做，只要你帮我看着孩子，不要让他们下楼和玩火，就行。”

伊丽莎白·贝茨含糊地说了几句感谢的话，走了进去。而格莱利太太为房间的杂乱而说了些抱歉的话。

屋子真的太凌乱了。沙发上、地板上到处都是孩子的衣服，玩具散了一地。桌子上铺着美国桌布，可上面都是面包屑、饼渣，还有汤洒出来的痕迹。一壶凉茶放在桌子上。

“哎呀，我们家也是这么乱。”伊丽莎白望着这个女人也应和着。她匆匆系条围巾就出门了，并吩咐说：“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
房间实在太乱了，贝茨太太坐了下来，不禁皱了皱眉。她数了数地板上乱摊着的鞋子，一共有十二只。她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难怪，孩子那么多，不乱才怪！”她扫视了屋子里乱丢的杂物。院子里传来两个人走路的声音，接着格莱利夫妇就进来了。伊丽莎白赶紧站起身，格莱利是个高大粗壮的男人。头上鬓角的地方有一块蓝色的疤，据说那是在矿井里受伤留下的。受伤后，伤疤里的煤灰没有洗干净，就留着煤灰色，有点像文身。

“他还没回家？”男人直接地问，一点也不客套，但口气充满尊敬和同情。“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，他不在那儿！”他扭了扭头，“那儿”意思就是威尔士王子酒馆。

“他可能去紫杉树酒馆了。”格莱利太太说。

大家都停下来，没有说话。格莱利显然有心事。

“当时放工的汽笛¹已经响起，我完成任务就离开他走了。我走时，已经比下班时间晚十多分钟。当时我问他，‘瓦尔特，你怎么还不走？’他说，‘你先走，我过会儿走。’所以，我就从井下先上来了。我和鲍威斯估计他会坐下一趟罐车²上来……”

说完，他有些手足无措地站着，仿佛在等着承受离开伙伴的责骂。现在，伊丽莎白·贝茨更加肯定瓦尔特出事了，可是她又安慰自己，急忙跟着猜测：

“我也希望他是和你说的那样，去了紫杉树。这不是第一次了。刚才我看他没有回家，我很烦躁。他们把他搀回来，会很快到家的。”

“是啊，不会太坏的。”格莱利太太有些叹息。

“那我现在去迪克家看看，瓦尔特是不是在他家。”男人主动地说，他有点担心自己太害怕了，而不能好好地解决这件事。

“哦，我真没想，给你们添这么多麻烦”。伊丽莎白·贝茨诚恳地说。不过，格莱利知道她非常想他去迪克家看看。

他们出门跌跌撞撞地走着，当伊丽莎白·贝茨听见格莱利太太穿过院子跑到邻居家的脚步声时，突然觉得全身的血都被抽走了。

“小心点！”格莱利提醒自己的太太，“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一定要把过道的沟填平。不然，总有一天会有人在这里摔断腿的。”

她吸了口气，努力恢复一下，跟着格莱利飞快走着。

“没人在家，我担心在家的孩子们。”

1 汽笛鸣放以表示交接班的结束。

2 其实就是装满了人的笼子车。

“是啊，你不用去！”他客气地回答。他们很快走到她家门前。

“我很快就会过来的。不要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”男人说着。

“太谢谢你了，格莱利先生。”她说。

“不用客气。”他一边有些结巴地说，一边继续走，“我很快就来。”

伊丽莎白·贝茨走进了自己的家，屋里静悄悄的。她摘下帽子和披肩，卷起地毯。然后，她静静地在椅子上坐下来。这时，已经过九点了。矿井上的卷扬机突然又发动了，她被吓了一跳，听那卷扬机下降时，拉着绳子的机器呼呼响着。她再一次觉得全身血液都在紧张地奔流，她不由地举起手，高声喊着：“天哪——怎么才九点钟！”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自责自己太紧张了。

她继续纹丝不动地坐着，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。这样，不知不觉中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她觉得自己累极了。

“我为什么要苦苦地等着呢？”她哀怨地自言自语，“这样什么也不能解决，只会更烦恼。”她又拿起了针线活。

十点差一刻了，外面响起了脚步声。一个人来了！她盯着门，等着门被推开。进来了一个女人。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，带着无边的黑帽子，披着黑色的羊毛披肩，哦，是瓦尔特的母亲！她差不多六十岁了，脸色很苍白，有一双蓝眼睛。脸上都是皱纹，显得那么悲苦。进门后，她关上门，转向伊丽莎白·贝茨，生气地叫道：

“啊，丽兹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”

伊丽莎白·贝茨警觉地挺直身子，问道：

“怎么了，妈妈？”老妇人坐在沙发上，

“我不知道，孩子。我不能告诉你。”她缓缓地摇头，伊丽莎白紧张地盯着她，心中又焦急又担心。